

書叢藝文放解

昇初曰紅

著 惶 方



版出 應 需 華 新 民 山

書叢藝文放解

昇初日紅

讀事的信鄭雄英勳勞寫

著 隄 方

編會分東山會協藝文園全華中

版出 虎書華新 樂山

月九年六四九一

解放文藝叢書之二

紅日初昇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出版

編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總分店：濰縣
分店：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諸城、日照、臨沭、
東海、莒縣、莒北、
竹庭、膠縣、高密、
鄭城、泰安、
十字路、新安鎮

一、俺在娘肚子裏就要飯

（鄭信仕的村莊叫入山前，因村後傍靠大山，大山傍座虎山，虎山上有個樹高的洞穴，村中大叫它「虎窩」。村中這般傳說，古時「虎窩」中盤踞一隻大虎，每逢寒天出洞覓食，時有呼呼大風，隨大虎而起，盤旋於大山、孟良山之間。）

大山前

風呼！

像「虎窩」出洞那隻大虎。

呼呼地，牛氣！

老虎風

要把大山前小村吹走。

風，要把人鑽通！

風，儘欺侮窮人，

風吹不開財主人家門戶。

三九勝月，

封鷄鹽肉。

財主人家閉門不出，窮人，挨餓受冷，撐不住。

鄭信他娘，

喝西北風當不得飽，走一步挨一步的去要飯。

他（鄭信纔週歲），

吃一口停一口的吮娘奶。

兒呵，娘的乳頭吮破了，娘實在擠不出一口奶。

吃的是糠皮，

（白麵交給地主吃了）。

花生殼上磨烙煎餅，

（果仁交給地主打了油）。

吃得滿嘴皮生了大瘡，

拉屎帶出血，

肚子裏燒得火脹，

叫娘那有奶？

「大爺爺，

給口菜湯要飯人吧？

大娘娘

給把粗糠要飯人吧？

窮人的苦情，

休想喊得軟富人的良心。

地主人家的大門，

閉得我不見門縫。

糙糠是苦味，

眼淚是鹹味。

糠吞不下，

用眼淚和了嚥下。

糠，吞不下呀！

可也吃完了。

眼淚流不斷，

可也哭乾了。

問問，苦日子究竟有多長？
沒有人答得上。

有人說了——像線錘子上抽紗，
沒底沒盡的長……。

看門狗咬爛了要飯巴棍，
挨了千人臭罵，
受了千人白眼，
好歹用眼淚把他澆大了。

（鄭信六歲）

靠娘一雙手，
糊上三張嘴。

要飯要不飽三張餓嘴，
娘偏到地主家辦飯。

（鄭信大大是個大煙鬼，
下了江南。）

娘把鄭信帶在身傍，
地主見了就罵：

「聽你來辦罷，

那是你兒子來喝嘴，
帶來兒子，我帶來了嘴，
叫你兒子回去！」

「有婆孩子娘前站，

沒娘孩子婆前站。

有娘孩子餓半餐，

沒娘孩子淚當飯。」

她捨不得餓死親生兒，

跪着地主磕破了頭。

老爺發了「大慈悲」，

答應留下，

吃他家五天酸粥剩飯。

（逼得送他到破家營了）

一歲年紀一缸淚，

把魂信已望到八歲。

僱給人家莊上小放牛。

年工八百錢，
過年一吊二，
——兩年整二千。

鄭信他娘，
年紀祇近四十來歲，
苦得已像個老太婆，
折磨得弓腰曲背。
替地主家辦了八年飯，
煙火燻壞了一雙眼。

姨說：

「虱子也有條衣縫，
老鼠也有個地洞。
鄭信也不少了（十四歲）
按個家去吧，
娘年紀也大，
不能常吃人家飯了。」

姨給口六印鍋，

二升麥子，二吊錢，
娘兒倆淒涼回家，
是剩下的兩間破屋，
把麥推成麵，
烙二兩重個小餅，
迎着路口喊：
「賣五個小錢一個！」

啦起

老鄭往年的苦楚，
三日三夜啦不完；
「俺在娘肚子裏就要飯。」

二、俺受了半輩子窮氣

打小兒叔輩就說俺：
「這份兒呀，
老實脾氣
沒有官管也行。」

「道地一把瓦壺，
說它有個嘴巴；
嘴巴可不用來說話。——
俺不說多話。」

記得八歲放牛，放不好，
挨起東家拳打腳踢。

叔輩到如今提起這，還說：

「硬漢，不哼一哼，

瞪瞪眼，

站那裏，一動不動，

像根釘子。」

——老實，沉默，倔強，

就成了俺脾氣。

說到，二十歲上，

一條漢子啦。

咱個兒不高，

骨頭長得硬。

肩膀骨上抬得起座鐘，

壓得起二百多斤重扁擔。

打小苦活磨出的厚皮，

像把兩手掌包上層鐵殼。

這一雙大手，

把鐵棒捏在手中，都磨得細。

窮人有力沒處使，

咱家一畦地也沒有。

俗說，「種地沒有地，

活人斷了氣。」

呆在家只有餓死，

不如，「闖天下去！」

上沂州地推鹽。

也顧不得老話：「推油推鹽，

少活十年。」

家喚喚呀的一車鹽，

六百斤，

翹起屁股推，
到費縣地，
路上要運十三天。

運鹽的活落，
鐵打石刻的好漢，
也折騰毀了。
熱天，頭頂上火神老爺，
熬脊樑油。
推車沒命的費力，
三根大腸推餓了二根半。
碰上，寒天頂風，
推六七百斤鹽，
比推座大山還要重。

加上，
鹽店掌櫃良心黑，
把三角眼一斜，
『沒你說的話——』
大稱硬，欺窮人，

六百斤鹽，
只打得五百五的棉花，
「不賣推回去！」

「能推回去嗎？」
鹽上吊着二口人命。
人窮理也窮，

（咱受窮氣）
夏大眼淚往肚子裏吞。

那年，
好歹兩個，
長年替地主又扎工的叔子。
（都還沒成家的光棍漢）
苦了一輩子，
贖回八畝地給俺。
地在

北山根裏，
一層沙，
夾着鋪豆大小的石子，

一掣下去，底下碰了石頭。

撒下的種，

長上的草。

稀稀鬆鬆出的糧食，
像禿頭上飄的毛。

財主家的地，

那可大不同了。

比一比？

咱八畝也比不上他一畝——

高的是穰穗，

低的是棉花，

不高不低是芝麻；

芝麻田畔是瓜園，

下了種、

吐了芽、

抽了藤、

結上大西瓜，水罐子大的瓜呀，

黑子紅瓤賽酥砂。——

俺看得眼饞
也想把俺薄地好好耕把把。

「噫是精神，飯是力。」

沒吃，

那來力氣扶持地。

窮人種地也真犯難，

叫孩子他媽

去財主家說說，

「糴二升糴子給咱吧。」

妻去向財主說了：

「大爺爺，

小孩，餓得哭，

見飯也哭！

（糠粗牙軟，嚼不爛，嚥不下。）

「糴二升糴子給咱吧？」

財主說：

「俺今年沒收糴子。

你家上年糴俺的糴子，

還沒給錢？不借！」

妻提了空口袋回家。

『你沒糴嗎？』

妻沒好聲的答俺：『不糴，還要算舊賬。』

財主背後說：

『甯可給狗吃，

不給窮人吃，

狗吃了替咱看門，

窮人吃了沒用。』

（窮人不如狗。）

耕地，犯愁啦，

人拉犁，沒人手。

硬着頭皮，

去到財主門上借牛，

裝上笑臉把好話說上。

蒙開上恩典，

那平時忘不了呀，

端尿端屎，

常去侍候。